

南冠草

郭沫若著

季益出版社刊行

南冠草

郭沫若著



群益出版社刊行

• 1949 •

南冠集

· 有 所 權 版 ·

刊
行
者
：

著
者
郭
沫
若

發
行
人
吉
少
甫

刊
行
日
期
一
九
四
九
年
六
月

基
本
定
價
八
元
五
角

印
刷
者
光
藝
印
刷
廠

羣
益
出
版
社

上
海
（○區）武
昌
路
四
七
六
號

（全）（A-2-3）（1500-4500）（羣）（1035）（176P）

『南冠草』刊誤表

127	125	121	105	77	73	40	40	27	23	4	面
14	13	3	5	3	10	3	3	9	2	3	行
你是端哥的生命！端哥的生命是永垂不朽的！	盛手中執南冠草詩稿。	(被擁下)	杜[先行	燕京	不得了	回來了	連年都在	常住	役一人	他的身上	誤
我要把你保存到永遠！永遠	(刪去)	(被擁下)。	杜先行，	燕京	不得了，	才回來了	連年在	經常住	皂役一人	他身上	正

目次

第一幕	三
第二幕	元
第三幕	五
第四幕	八
第五幕	一〇六
尾聲	一三五
附錄：	
一、夏浣淳	一三〇
二、候玄涵夏允彝傳	一七一

人物表

- 1 —
- 夏完淳——明中書舍人，年十七歲。
夏母盛氏——其嫡母，年五十以往。
夏母陸氏——其親母，年四十左右。
夏淑吉——完淳異母姐，年三十二。
夏惠吉——完淳同母妹，年十四。
侯武功——淑吉之子，年十一。
姚再生——淑吉之妯娌，年三十左右。
盛蘊貞——淑吉之表妹，年二十。
錢秦篆——完淳之妻，年十八。
錢彥林——秦篆之父，年五十以往。
劉公旦——明進士，年七十左右。

顧咸正——明舉人，年五十左右。

王聚星——秀才，年二十。

杜九皋——完淳之友，年二十。

憨憨老——隱逸者流，年七十以往。

多爾袞——清攝政睿親王，年三十四。

洪承疇——清之貳臣，年五十左右。

王國寶——清江南巡撫，年五十左右。

巴山——清江寧總管，年四十以往。

增榮——多爾袞之侍妾，後賜洪承疇，年二十許。

王差官——年五十左右。

皂隸及兵勇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景：

順治四年五月尾上之南京，明故宮內廷之一部分。時清攝政王多爾袞微服南巡，駐蹕於此。高台上廳事之一部分，偏左處有階段。右手部分臨階有欄干，靠右壁有炕床，壁上有字畫，中軸乃趙子昂所畫之馬，左右爲董其昌所書之聯：『由來苛政猛於虎，畢竟真人逸似龍。』炕床後側有銅鼎一。

左手部分靠後於一二段壇坫上有公案一，後陳太師椅一，其後爲屏風。後壁偏左有門通內室。左壁垂幔。建構陳設均宜堂皇富麗，須有王宮氣象。唯供應一切無須鋪張，宜若保持常態者然，因多爾袞乃微行，須保持祕密也。

幕開，多爾袞着便服坐炕床上，捧水煙袋在手，展開文件。此人權傾天子，頗有飛揚跋扈之態。旗裝侍女一人，名增榮，侍側。江寧總管巴山頗爲惶恐地立於側近。

多 (閱件告一段落，抬頭向巴山) 巴山！

巴 (鞠躬) 在。

多 你做這江寧總管，很能稱職，值得嘉獎。現在還是兵荒馬亂的時候，南方的漢蠻子總想死灰復燃，一定

有不少的奸細在暗中活躍，這是最要留心提防的。你們所捉着的那名主犯——唔，他叫什麼名字？

巴

啟稟王爺，他叫謝堯文。

多

唔，謝堯文，這的確是一名重要的奸細。不過你們從他的身上所搜查出來的這些文件，倒是有真有假。

巴

是，奴才賦性愚蠢，不十分辨別得出它的真偽。

多

（下炕，步至案前）我可明白的告訴你：像這裏面江左遺臣四十餘人聯名和魯王以海通款的表，還有，這夏完淳謝封中書舍人的奏疏，這些倒是真的。

巴

喔，我倒把它們看得比較輕微了。

多

不，這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。在你以為重要的卻都是假的。像這關於洪承疇和王國寶的這幾件都是假的。

巴

（愈顯惶恐）奴才真是死罪。

多

這個不能怪你。而且像洪承疇、王國寶那些武臣是須得加緊提防的。他們根本是反復無恥的小人，只

要有隙可乘，誰個能够保得他們不立刻叛變？主要的不要讓他們打成一條心。對於這樣的人要恩威並用，也要恩威分用，你懂得嗎？

巴

是，奴才平常對於他們的防範並沒有放鬆，待遇也是有分寸的，我使得他們都害怕我，也都得討我的

歡心。奴才是會養狗的我沒有放下皮鞭也沒有忘記餵頭。

多（含笑）那就很好，不過像你這一次把他們兩個都弄成嫌疑犯，那就是不高明的辦法。

巴是，奴才實在是該死。

多你想，那謝堯文是派去和浙江的小朝廷通消息的，怎麼從他身上會搜得出魯王以海封洪承疇爲國公的詔書？怎麼又會有舟山的僞總兵黃斌卿給洪承疇和王國寶的信，要他們裏應外合？這豈不是矛盾百出，分明是南方的漢蠻子在施用反間計？我看，關於這幾項文件就分明是假的。

巴是，奴才實在是惶恐。

多好在我來得恰好，你也只是把他們看管了起來，假使照着你往常的脾氣，一下便把他們幹掉，那就糟了。

巴奴才起初看見那黃斌卿的信上，要洪承疇和王國寶把我殺掉，我本來就想立刻幹掉他們的，因爲知道王爺要來，所以只是把他們看管了起來，現在還要請示，應該怎樣發落他們？

多你去把他們叫來，我可以當面安慰他們一下，給他們一點面子。回頭我還要把這增榮（指示侍女）

安在洪承疇的身邊，這用意不用說你是知道的啦。

巴是，有勞王爺的清慮。（由正階向右手退場。）

多在室中盤旋，時吸水煙。

多 增榮，（向侍女）我是決定把你賞賜給洪承疇。

增 （行禮）是。

多 從今以後就把監視他的責任交一部分給你了。不僅他的一切言語行動都要留心，就是同他往來的人都要留心觀察。你要同巴總管取得很好的聯絡，一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事情就要立刻報告。

增 （唯唯應命）是。

有頃，巴山領洪承疇王國寶二人由原路入場。洪王昇階即向多叩頭。

巴 啟稟王爺，洪總督與王巡撫二位大人謁見。

多 （急趨前撫洪王）這一回是巴山造次，委曲了你們二位，快請起身。

洪 （跪訴）蒙王爺天高地厚的恩德，小臣等死罪死罪，萬望處分。

多 不，你們是絲毫也沒有罪的，趕快起來。你們都是本朝的得力大臣，故爾南方小醜，要施行反間，圖謀陰陷。但他們的詭計，如同兒戲，我豈能受他們的欺騙？當今聖上冲幼，我多爾袞攝行大政，聖上的意旨就是我的意旨，我的意旨就是聖上的意旨。你們二位可以放心辦事，趕快起來，趕快起來。（親手挽洪反向巴山）巴山，你把王撫台扶起來。

巴 是。(以手挽王。)

洪 (叩頭起立) 感戴王爺的恩德。

王 (同) 我要以萬死來報答王爺。

多 很好，很好，這件事情就這樣讓它了結，你們都不要介意。巴山能够嚴查奸細，防止亂萌，值得嘉獎。雖然對於二位不免造次了一點——

洪 (拱手鞠躬) 不，絲毫也沒有什麼造次。

王 巴總管巴大人精明幹練，奴才們是心悅誠服的。

多 (行至炕前，由文件中將魯王詔書及黃斌卿函取出) 這兩樣東西真是兒戲得可笑，從逃往南方的奸細身上，搜出南方的人給你們的信件，這豈不是笑話？增榮，(將函件與紙煤交予之) 你就在那個銅鼎裏面，把這些東西燒掉。

增 (接受函件) 是。(退就鼎側，燒卻文件，奉還紙煤。)

多 不過，這另外的幾件：夏完淳謝恩疏，江左四十七人上魯王以海的奏表，倒是很重要的，你們非得嚴加辦理不可。

三人 是。

多 江南的士大夫們野心不死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後患。而且他們近來也改變了態度。他們在前和李自成張獻忠那批流寇是勢不兩立的，現在卻想串通起張李餘黨，一致的向我大清爲難。這是最惡的想法。這種想法在這上魯王表裏面也就敘述得有。

洪 是，臣下是早就見到，正想擬具一個奏札來陳述自己的管見。

多 你的意見是怎麼樣？你現在可不妨面奏。

洪 感謝王爺的天恩。據臣下的愚見看來，我總覺得讀書人和流寇始終是不能夠合夥的。只因功名利祿得不到保障，所以他們便想到要和流寇苟合，挺而走險。

多 (點頭) 唔，你說得很有道理，在你的意思該怎麼辦？

洪 在臣下看來，朝廷對於士大夫之家今後似乎應該設法羈縻籠絡，從寬待遇，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，廣開功名富貴的途徑，要使得他們有出頭的一天。而對於流寇餘黨，便須得一律剿滅，免留餘禍。這便是臣下的一點管見，臣下十分惶恐，不敢自以爲是。

多 你這確實是一個見解，不過還須得再用一番權衡。讀書人可從寬，但是冥頑不靈的讀書人卻是更須得嚴辦。老百姓宜從嚴，但是悔過自新的老百姓卻是更須得籠絡。你可以根據我這個意思，擬具一些具體的辦法出來，只要經過我多爾袞的認可，就可馬上施行。

洪 是，臣下一定要盡心竭力。

多 巴山，這一次你所捕獲的人都是關在這故宮裏面的嗎？

巴 是。

多 我看你們不妨就在這兒立刻審訊他們一下。應該早有一個着落，不要讓其他的要犯漏網！

巴 是，王爺要親自審問他們嗎？

多 不，我沒有工夫，我還有些軍事上的事在手裏，就由洪大學士主審，王巡撫和你陪審好了。不過我還有

點意旨要關照你們，近來有些奸細隱藏在和尚道士裏面，到處妖言惑衆，妄想滅清復明。你們今後對

於這種方外人還要特別注意。

三人 是，我們一定要留心查辦。

多 同時你們也可以使用這種辦法，就是把些投降過來的或者自己的人，也裝扮成方外人的模樣四處

去作暗探。做這種人的祕訣，須得特別的悲歌慷慨，義憤激昂，這是很要緊的。

三人 是，是，我們一定要照着王爺的意旨去辦。

多 好的。（向洪）亨九先生，我現在還準備了一點禮物，打算送給你的。

洪呈惶恐而受寵若驚之態。

多（指示侍女）就是這名宮女啦。我是從燕京帶來的，我就打算把她送給你了。

洪（拱手）感謝王爺的恩德。

多（指增榮）增榮，你以後就侍奉洪總督洪大人。

增（行禮）謝恩。（轉向洪行禮，立侍其側。）

洪（再向多行禮）感戴王爺的恩德。

多只是一點小意思，你以後也好生教育她吧。（回向巴山）唉，巴山，我看你，就可以去提人，我的事情你

可不用照管。

巴是（鞠躬由正階下。）

多增榮，你快去把我所用的茶磚削點來，給兩位大人泡茶。

增榮應命，由左後隅門道下。

洪王二人不勝其受寵若驚之態。

多 這件案子我看是很重要。江南的士大夫是中國讀書人的領袖，天下的讀書人都唯他們的馬首是瞻。他們假如都歸順本朝，天下的讀書人便都會跟着來。他們假如都反抗本朝，天下的讀書人也都會跟着去。（露出嚴烈口吻）所以在這一次的案件上，你們務必要一網打盡，不是叫他們全部歸順。

就是要他們全部滅亡（放和緩）這就是我的意旨

洪（唯唯聽命）是，是，我們一定要照着王爺的意旨辦理。

多 你們請到這邊炕上坐吧。

洪（惶恐萬分）死罪，死罪，萬萬不敢。

王（同）萬萬不敢。

多 你們不必客氣。蒙你們以對待皇上的禮貌待我，這雖是朝廷的家法，但我看君臣之際應該處在師友之間。亨九先生（揚起右手拇指）你實在是朝廷的諸葛孔明，我們的大軍師啦。

洪 擔當不起，實在擔當不起。

多 從前劉玄德對諸葛孔明說過：「朕之得先生，如魚得水。」朝廷自從得到你之後，亨九先生，簡直是如龍得雲了。

洪 多承王爺的獎勵，實在是惶恐得很。

多 你就請坐在這邊。

增榮捧茶出。多接茶一盞奉獻於洪，置於炕几之右側。

洪（惶恐萬分，不敢就座）臣下實在擔當不起，實在擔當不起。

多（再捧茶一盞置於炕几之左側）王撫台，你就請坐在這邊吧。你是我們的——關雲長，我們的赤心赤膽的大將。

王（惶恐萬分，突然匍匐於地）奴才只好叩頭啦，王爺。

多好的，好的，你起來，你起來。（王應命而起）我看你們也不必太拘泥了。（忽一轉念）好，這樣吧，我在你們面前總使你們感覺不方便，現在時間也不待，我就先進去吧。回頭有機會我再召見你們。（說罷將行，增榮欲從，急制止之）不，你就留着侍奉二位大人。

洪王復納頭下跪，增榮亦下跪，同呼謝恩。多略領首，向左手步去，將入門時，復回顧一番，表露得意之微笑，略略點首而下。

有間，增榮起立，洪與王仍伏地未起。

增（扶洪）洪大人，王爺已經進去了。王大人，你也可以起來了。

二人勉強被扶上指定的炕位，增榮一變莊重之態度而加以靈惑。

增洪大人，這是蒙古磚茶，你喝喝啦，你覺得這味道怎麼樣？（舉茶近洪之唇）

洪（略呷）很好，王爺飲的茶真真是如同甘露。

增這裏面是放得有鹽的咧，王大人，你也請嘗嘗看。（亦奉茶近王唇）